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十七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四

士昏禮第二之二

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

見賢遍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

子異宮

賈疏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知十五爲限者以其十五成童也言此者

欲見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俟見不得言舅姑寢門外也

賈氏公彥曰纚笄宵

衣則特牲主婦宵衣也不著純衣纁衽者彼嫁時之盛服今已成昏故退從此服 陳氏祥道曰纁笄宵衣以見舅姑者以盛飾可以施於嫁夕不可施於厥明也 敖氏繼公曰士妻之纁笄宵衣猶士之玄冠玄端也內則言子事父母服玄端又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宵衣者亦士妻事舅姑之常服耳婦之始嫁即以此服見而不爲之加者昏禮不主於舅姑也 俟見者質明乃見此時俟於已之寢

案不命之士父子雖同宮舅姑亦另有寢門俟見俟贊者引見于舅姑也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

卽席

注古文舅皆作咎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

賈疏舅在阼阼

當房戶之東若姑在房戶之東卽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下記云父醴女母南面于戶外女出于母左以母在房戶西故女得出于母左是以知此房外亦房戶外之西也

教氏繼公曰見

者通言於舅姑使得見也阼席西面舅姑卽席亦立

於席也

案舅席在阼階西面示為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示為內主也舅姑各異席亦取夫婦有別之義

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

筭音煩

正義鄭氏康成曰筭竹器有衣者

賈疏字從竹故知竹器下記云緇被

緇裏是有衣也

其形蓋如今之筭筭簾矣進拜者進東面乃

拜

賈疏從西階進至舅前而拜

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 班氏固

曰婦人之贄以棗栗股脩者職在供養之間其義一

也 敖氏繼公曰筭棗栗二物同一器也聘禮卷幣  
實于筭然則筭之制亦隨方如篋矣門舅姑寢門也  
必云自門入者嫌婦人出入當由闈門也進乃拜則  
拜處近於席不當階矣始執筭用二手及拜時則惟  
右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  
可以拜也內則曰凡女拜尚右手

通論何氏休曰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為贄見姑以脰  
脩為敬見夫人尊兼而用之 賈氏公彥曰必見舅

用棗栗見姑用殿脩者春秋莊二十四年秋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公羊傳云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殿脩云乎陳氏祥道曰曲禮婦人之摯楨榛脯脩棗栗昏禮不言楨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但籩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楨榛棗栗者盛禮也

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

賈疏前東面拜



處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

賈疏冠者見母母於子猶俠拜不徒婦於舅而

已

敖氏繼公曰撫之示受也興而後拜敬也婦還者婦於筵前少立俟舅卒拜而後還也又拜者俠拜也

通論熊氏朋來曰古人無受拜之理惟國君於其士不必答拜於他邦之士亦答拜昏禮婦見舅答拜冠禮子見母母拜之

降階受筭殿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

人殿丁玩反石  
經作殿同

正義賈氏公彥曰加薑桂殿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曰脯散文則脩脯通 敖氏繼公曰婦於舅並用棗栗而執於門外於姑惟用殿脩而受於階下皆輕重之差也進北面拜者既入堂深東行當席乃北面而拜也奠于席亦不敢授也不撫之者不同於舅也舉以興乃拜既拜乃授人則拜時亦不釋筭矣 鄭氏康成曰人有司姑執筭以起答婦拜授

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

賈疏下記云  
舅答拜宰徹

案降階則至地婦禮不下堂此乃降者因上執棗栗入升之禮而爲之重始見也且授筭者賤不可以升故婦就而受之脯在邊則五脰此股脩當十脰所謂束脩者也所授之人蓋亦婦人之侍御者

餘論賈氏公彥曰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股脩取其斷斷自脩也又雜記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注婦來爲共養也其見主於

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己見不復特見又雜記云見諸父各就其寢注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畧也

右婦見舅姑

贊醴婦

注醴當爲禮  
今仍作醴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  
教氏繼公曰贊爲舅姑醴婦也必醴之者答其行  
禮於己也婦見醴乃成爲婦是時舅姑皆立于席

席于戶牖間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戶西牖東南面位

賈疏知然者以賓客位於

此是以禮于禮婦禮賓皆於此也

案婦見而醴婦行於舅姑之寢

側尊甌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

疑魚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疑正立自定之貌 賈氏公彥曰

云婦疑立于席西者以其禮未至故疑然自定而立  
以待事也若行禮之間而立則云立不得云疑立

敖氏繼公曰亦有篚籩豆在其北惟云側尊文省婦  
東面立

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  
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

正義賈氏公彥曰面枋出房者以其贊授故面枋冠  
禮贊酌醴將授賓則面葉賓受醴將授子乃面枋也  
鄭氏康成曰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於丈夫始

冠成人之禮

賈疏冠禮受醴南面者以向賓拜此  
東面者以舅姑在東亦面之拜也

教氏繼公曰婦於贊乃俠拜者重其爲舅姑醴已也  
婦又拜蓋執解拜也其下二拜亦然薦亦贊者

婦升席左執解右祭脯醴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  
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

出授人于門外

解支義反  
啐措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  
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賈疏以其在門外婦  
往授之明是婦氏之

人  
賈氏公彥曰冠禮禮子禮賓皆卽筵奠于薦東

降筵北面坐取脯明此奠時升席南面奠乃降北面  
取脯此親徹下饗不親徹者於醴時禮訖故於後畧  
之 敖氏繼公曰拜皆執觶拜也門寢門也授人于  
外變於男子之禮

右醴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饋其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 敖氏  
繼公曰於既授脯即反而行饋禮也以食食人謂之



饋適婦之禮在養舅姑故即行饋禮以見其意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

取七

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

姑俎異尊卑

賈疏周人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

竝南上者舅

姑共席於與其饌各以南爲上其他謂醬醢菹醢女

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 敖氏繼公曰二俎乃云

側者以無魚腊也姑不別席於北方者辟婦之位也

其他謂爾黍至卒食也此特豚合升而載之二俎則  
是每俎皆有肩髀胛脊與其他豚解而載於一俎者  
畧異矣士喪禮言豚解之法兩肩兩髀兩胛與脊共  
有七段也 賈氏公彥曰其他如取女禮者自側載  
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異者彼有魚腊并稷此無  
之彼男東面女西面其醬清菹醢夫則南上婦則北  
上此舅姑共席東面俎及豆等皆南上是其異也酒  
在內者亦北墉下外尊亦當房戶外之東經不云者

畧耳

案以婦見及廟見時舅姑俱別席決之此云共席者共東面耳實亦別席也豆俎諸物各二足以明之合升中當有七段但七中宜分脊為二也上有正脊二舉此亦當然

存異敖氏繼公曰南上之文主於菹醢蓋舉此以見舅姑之皆東面且明席之北上也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南矣

案經言竝南上竝者竝俎與敦也室中以奧為尊舅  
席在南故舅之俎與敦皆在南也菹醢則其他中包  
之

婦贊成祭卒食一醕無從

醕羊進反注  
今文無成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成祭者授處之

賈疏謂授之又  
處置令知在於

豆 問 敖氏繼公曰此祭謂祭薦黍肺也卒食亦三飯

而止也此禮每節皆殺於同牢之禮以其一醕故無  
肝從婦之醕也當洗於北堂而酌於室中北墉下之

尊醕舅於席前之南姑於席前之北皆西面其拜亦在戶西北面舅姑皆答拜於其席

席于北墉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中北墉下 賈氏公彥曰此席

將爲婦餽之位處也

存異教氏繼公曰此席當在尊西而東上

案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室中布席之常法也况舅姑在西則婦席宜統於尊更無東上之理教氏謂人

席與神席相變此堂上之法不可以概室中也又謂設豆之上下與設席相變室中亦未盡然

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餽舅辭易醬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餽者即席將餽也

賈疏言將者事未至

辭

易醬者嫌滓汙

賈疏以其醬乃以指師之滓汙也

賈氏公彥曰此

直餽餘言西上者亦以右為上也 敖氏繼公曰舅

辭者見婦即席將餽已饌故辭之婦不言對不敢與尊者為禮也下云餽姑之饌則是從舅命矣易醬易

姑醬也蓋御爲之

婦餽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酌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御贊祭贊婦祭之也 敖氏繼公

曰祭肺亦祭切肺也舉肺脊其姑之所已舉者與亦御者舉以授之食食黍也亦以涪醬祭舉食舉三飯而卒食也婦拜於席南面姑亦拜於西墉下東面之位也卒爵而姑受亦不拜既爵矣餽禮輕 鄭氏康

成曰奠之奠于篚

賈疏取女有篚此如取女禮明亦奠之于篚

案上婦醕姑此則姑醕婦饋禮成於醕餽禮亦成於醕也上姑祭婦贊之此婦祭御贊之姑不贊者尊不贊卑也

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醕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

之錯

錯七各反菽音措注古文始爲姑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



也賈疏對御是夫之從者為後姪與娣俱名媵今去娣惟有姪言媵先以對御為先非對娣也始

飯謂舅姑錯者媵餽舅餘御餽姑餘也

賈疏舅姑始飯而今媵餽

舅餘御餽姑餘是交錯之義

敖氏繼公曰此設之當畧如同牢

禮此醕亦酌外尊

存疑敖氏繼公曰與始飯之錯未詳尋其語脈文意似謂既醕則於是乎改設之如饋之錯也錯猶設也若然則始飯二字皆誤與

案曲禮大夫不名姪娣士不名長妾長妾即經所謂

娣也言長則有其次在士或姪娣兩有或娣若姪有其一或無姪娣以他女備之皆媵也媵先者客之則媵席應在西方東鄉如餼壻之節也既餼乃醕此綴始飯之文在醕下者明此時媵御餼者止飯黍而無食舉也蓋舅姑之俎皆肺脊各一姑所舉者婦餼之矣舅所舉者媵亦不敢褻焉於是媵御止與始飯敦黍而交錯餼之亦猶特牲少牢上下餼之分敦黍也祭統言諸侯之餼惟曰以四簋黍則餼以黍爲主可

知或曰古文作姑姑飯者媵御共餽姑之飯黍而不  
餽舅飯亦不敢褻之意云錯者謂取姑敦黍分設之  
亦可通

通論賈氏公彥曰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  
姪娣是以莊十九年經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  
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  
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卽以姪娣爲媵

也

右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  
酬

正義賈氏公彥曰饗婦亦於舅姑寢堂之上與禮婦  
同在客位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饗亦用醴下記云  
庶婦使人醮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適婦酌之以  
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畀之是也 教氏繼公曰飲

人而用牲曰饗饗婦蓋答其饋也舅洗洗爵以獻也  
姑洗洗解以酬也婦酢舅亦洗于北洗皆不辭洗不  
拜洗其獻酢則各于其席前舅拜于阼階上北面婦  
拜于席西東面姑酬婦則拜于舅之席北而奠解于  
婦之薦西奠酬者婦取姑之酬酒而奠之于薦東也  
必言此者明其禮止於是也不燕者尊卑之分嚴也  
昏義云厥明此不言者文不具耳 鄭氏康成曰南  
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酢酬以潔清為敬

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

賈疏云凡通鄉飲酒

鄉射燕禮等言之

其燕則使人舉爵

賈疏燕禮獻酬訖別有人

舉旅

行酬

朱子曰以鄉飲酒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酌

酒獻婦婦於席西受飲畢更爵酢舅姑乃酌自飲畢

更酌以酬婦婦受解奠于薦左不舉正禮畢也 楊

氏復曰此言奠酬下記言婦酢舅酬酢皆不言處所

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席于房

外而婦行酢舅奠酬之禮與

存疑賈氏公彥曰此饗婦與上盥饋同日爲之知者  
昏義云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  
共饗婦彼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  
上禮多或異日故知此士同日也

案昏義厥明饗婦之文乃補此經所不及非別言大  
夫以上之禮也婦方初見一日之內既醴之又饗之  
日力亦不給矣斷以厥明爲是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之室

賈疏昏義文

使爲主明代已

賈疏

曲禮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之室也

敖氏繼公曰舅姑先降自西階然後婦乃敢降自阼階蓋達尊者之意

通論陳氏祥道曰醴與饗必于戶牖間猶冠者之醮于客位也婦降自阼階猶冠者之冠于阼也庶婦則使人醮之猶庶子之冠不醴也

歸婦俎于婦氏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俎則饗禮有牲矣

賈疏俎所以盛肉故知有

牲婦氏人丈夫送婦者

賈疏即上婦所授脯者

使有司歸以婦

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敖氏繼公曰

此牲俎其亦用豚與

餘論賈氏公彥曰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是賓所當得也饗時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故歸俎此饗婦亦不食故歸之也

### 右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注古文錦皆作帛

正義鄭氏康成曰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 賈氏公彥曰此一獻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

存疑敖氏繼公曰注古文錦皆作帛饗而用帛亦重謝之也酬以束帛其節當與冠禮醴賓者同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

案昏禮用束帛此酬用束錦或亦辟昏禮之正與小行人合六幣錦次帛繡次錦則差次可知

通論賈氏公彥曰左氏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以此而言尊無送畀之法則大夫亦遣臣送之士則有司送之

案送者有司据下注則有司即隸子弟也隸子弟即

私臣與

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

賈疏左氏傳云

士有隸子弟尊無送卑故知送者是隸子弟之妻妾

凡饗速之

賈疏聘禮饗食速賓知此亦速

之凡速者皆就館婦人送者亦當有館男子則主人親速婦人迎賓不出門當別遣人速之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送也就賓館

賈疏贈賄之等皆就館 吳氏澄曰

古者他邦之嫁女於近處設賓館焉

敖氏繼公曰以物餽將行者曰

贈酬之外又贈以幣以其勞於道路故也古之士得取於異邦則大夫可知矣

存疑敖氏繼公曰云贈丈夫者古者婦人不越疆而送嫁也

案敖氏據經文生義然道無遠近女及姆媵同行當必有隸子弟之妻妾送之或未可泥也

右禮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正義鄭氏康成曰沒終也奠菜者以筐祭菜也蓋用

董

賈疏內則有董菹粉榆共養足以疑用董

敖氏繼公曰乃奠菜亦題

下事也 賈氏公彥曰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

婦道可成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

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

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案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

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謂舅姑沒

者也必祭成婦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

於室也此之奠菜即彼祭於禰一也奠菜亦得稱祭者學記皮弁祭菜之類也 孔氏穎達曰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

存疑庾氏蔚之曰舅姑偏有沒者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 崔氏靈恩曰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案士祭其祖禰或一廟或二廟舅姑在者自主其祭雖適婦無越見祖廟之禮亦如有適子者無適孫之

義也舅姑既沒祭事適子主之適婦有特見禰廟之禮而庶婦無之此可以庶婦不饋者推之也士雖祖禰並祭而舅姑既沒適婦廟見之禮則惟主於禰故稱來婦來婦者對禰之辭也若庶婦則惟於三月祭行之時從主婦入自闈門立於房中列在內賓宗婦之班而已或以三月奠菜即三月祭行者非是朱子取三月祭行為舅姑存者之通禮而以三月奠菜為禮之變者附於祭行之後一為通禮一為變禮明矣



大抵三月祭行乃適婦庶婦舅姑存沒之通禮而三月奠菜則適婦舅姑既沒特行於禰廟之事蓋奠菜以補盥饋之不及祭行以率三月之常禮故三月祭行必在奠菜之後也

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

賈疏象生時見舅姑

賈氏公彥曰周官司几筵注云祭于廟同几精氣合又祭統云設同几同几卽同席此祭于廟而別席

者若生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今亦別席異面象  
生不與常祭同也 教氏繼公曰右几見席南上也  
凡設几例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南上姑席南面西  
上生時見舅姑不用几此有之者異其神也姑席無  
几几主於尊者也是亦質明行事

案祭時不別席者以有尸也此不立尸則別席可也  
婦饋舅姑皆東面此則姑席南面者無所辟也無所  
辟則南面者配位之正也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  
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正義賈氏公彥曰洗在門外祝與婦就而盥之此亦  
異於常祭祝帥婦以入者象特牲祝先主人入室也  
某子言若張子李子也 敖氏繼公曰執筭菜亦於  
門外廟見用筭菜異於生時之贄也云帥婦以入是  
婦亦升自西階也此時婦入室西面祝在左而爲之  
告也皇者尊大之之稱 鄭氏康成曰帥道也入入

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爲婦嘉美也皇君也

案婦人禮不下堂此盥於門外者以自外入也祝盥私臣沃之婦盥御者沃之婦人入廟由闈門此由廟門者以其奠菜非常禮故祝道之而夫不偕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某子者某諡也猶言文子武子矣此蓋指其爲大夫者也假設言之以著其廟見之禮與爲士者同耳

案婦於皇舅稱某子尊尊之義也士固無謚即大夫亦不必盡有謚則稱謚之說不可以爲通禮矣又或疑婦人內夫家稱舅之姓似非家人一體之意不知婦本異姓也始見祝稱某氏而告辭別著舅姑之姓氏亦正始之道當然不與子孫稱祖考一例此於內夫家之義何傷乎若聘禮祭饗祝稱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及特牲少牢筮日稱謚若字與此異也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

扱初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扱地手至地也

賈疏以手至地謂之扱地則首不至

手又與男子空首不同

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

賈疏扱地婦人之重拜稽首拜

中之重故

以相況

敖氏繼公曰婦拜拜於其位也奠菜于

几東席上則是几前猶有餘席亦可見設几之節矣

還又拜亦反於故位復拜也此又拜者接神禮然也

其例見於聘禮及特牲少牢禮 孔氏穎達曰肅拜

是婦人之正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

舅姑也 陳氏祥道曰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手拜

者手至地也昏禮婦拜扱地是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九拜之中稽首拜中之重肅拜者婦人以肅拜爲正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

案肅拜亦跪但身微俯而斂手上下之故異於扱地耳先鄭以爲擡非也

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堂階上也

賈疏不直云降而云降堂者則在階上

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

賈疏室事交乎戶禮器文

於姑言敢

告舅尊於姑

敖氏繼公曰取猶受也降堂取筭菜

以其行禮於室也在堂則降階在室則降堂遠近之差禮亦宜然入入而北面也祝亦在左告之如初禮拜而奠于席上之右還又拜也



婦出祝闔牖戶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廟無事則闔之

賈疏以鬼神尚幽闔

賈

氏公彥曰先牖後戶者先闔牖後闔戶也

教氏繼

公曰婦出戶則老釋辭請醴之而婦入于房矣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因於廟見禮之

賈疏象舅姑生時因見禮之

賈氏公彥曰舅姑生時見訖舅姑使贊醴婦於寢之

戶牖間今舅姑沒者使老醴於廟之房中其禮則同

使老及處所則別也 敖氏繼公曰廟見而醴之達神意也不於堂辟尊者所在之處也房中行禮則老其西面拜與婦見醴乃成爲婦

案老總家政舅姑生存時所任用者故因婦之廟見而達神意以禮之如舅姑醴婦之禮婦則無南面俠拜之文與姑偏沒則祔於皇姑婦不越祖廟而見姑以舅在則子婦不得越次而奠于曾祖廟也有繼姑則如常禮無則奠筭于舅而盥饋以下自有變禮若

舅偏沒宜先入廟不容無見或厥明見姑先行盥饋  
至三月奠菜於舅而老醴之然後姑饗焉揆諸禮意  
似當如此

### 右奠菜

案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  
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  
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云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  
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云將歸葬於女氏之黨故

其柩不遷朝於壻之祖廟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  
未廟見而死以未得舅姑之命而殺禮示若未成  
婦然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  
壻已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此則禮之變者也  
此廟見蓋兼奠菜與祭行通言之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正義賈氏公彥曰舅姑存自饗送者如上文今沒故  
壻兼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并有酬錦之等 敖

氏繼公曰壻饗丈夫婦人亦當異日而皆酬之以束帛也此禮之節宜在始嫁之時因言廟見而及之故其文在此非謂行之於老醴婦之後也

### 右舅姑沒饗送者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

昕音欣禰乃禮

反腆他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昕使者

賈疏謂男家使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

期五者皆用昕昕即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

用昏壻也

賈疏謂親迎時

腆善

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 朱子曰用昕即

詩所謂旭日始旦也經言戶西故記復指言其處古

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

廟 敖氏繼公曰禰廟父廟也廟受重其事也經凡

言士禮多主於一廟者一廟則祖禰皆在焉惟云禰

主於禰也蓋祖尊而禰親受昏禮宜於親者 賈氏

公彥曰辭無不腆無辱者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信

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云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是

賓納幣之時不得謙虛爲辭主人亦不爲謙虛亦教女正直之義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言當善其辭又不可以辱命也

案辭無不腆無辱疏義得之劉向說苑親迎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之辭後世若東晉王堪六禮儀宋政和納吉儀以不腆之幣爲辭昧斯旨矣

贄不用死皮帛必可制

正義鄭氏康成曰贄鴈也皮帛儷皮束帛也 賈氏

公彥曰皮帛必可制者可制爲衣物此亦是教婦以誠信之義

存疑賈氏公彥曰恐用死鴈故云不用死

案虞書贄二生鴈其一也一死則雉此不用死者明下達用鴈不用雉耳士相見禮凡贄受者惟君之於臣此昏禮皆受者主爲合好異於他禮也皮不上於堂當次於帛經文先言帛後言皮爲正此記及下辭先皮而後帛文錯綜耳



腊必用鮮魚用鮓必殺全

鮓音附

正義鄭氏康成曰殺全者不餒敗不剥傷 賈氏公  
彦曰此並據同牢時也 李氏如圭曰鼎九者腊乃  
有鮮此用鮮貴新也 敖氏繼公曰惟云腊必用鮮  
則魚用薨矣一腊而用鮮亦異昏禮也

餘論賈氏公彦曰腊用鮮者義取夫婦日新之義魚  
用鮓者義取夫婦相依附必殺全者義取夫婦全節  
無虧之理

案必殺全兼魚腊言之亦重昏禮之意聘禮設飧歸  
饗皆有鮮腊特牲少牢魚皆用鮒此疏所取義據物  
以推耳不言豚者豚新解之不嫌有異也

右記行事時及所用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笄吉  
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許嫁已受納徵禮也

賈疏以納采  
問名納吉三

禮雖使者往來未成交親故曲禮云非受幣  
不交不親注據納徵惟未行請期親迎也

笄女之

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

賈疏雜記云女雖  
未許嫁年二十而

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彼非許嫁笄笄輕使婦人而已明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

賈氏

公彥曰女子許嫁謂年十五以上曲禮女子許嫁纓有笄兼有纓示有繫屬此不言纓文不具也云醴之稱字者猶男子冠醴之稱字是以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其義同也 朱子曰許嫁笄則主婦當戒外姻為女賓使之著笄而遂禮之未許嫁而笄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也 敖氏繼公曰此禮當於房中行之醴之以醴

飲之也字若伯姬仲子之類易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言許嫁乃字也然則未許嫁而笄者不字矣古者女子成人乃許嫁

存疑賈氏公彥曰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敬其早得禮也 敖氏繼公曰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許嫁之笄

案冠子若不醴則醮用酒質文因時宜也庶子則醮之昏禮適婦用醴庶婦用醮適庶從乎夫也據喪服

女子子雖適與庶同則笄而禮之不論許嫁未許嫁  
槩用醴與以冠子因喪而冠者除喪不改冠推之則  
及年而未許嫁先笄但未字耳至許嫁則纓而字之  
笄猶前笄無二節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

賈疏諸侯

五廟大祖廟不毀親廟四以次毀之故未毀已毀據高祖廟言以有總麻之親就尊

者之宮

賈疏共承高祖是四世總麻之親若三世共會祖是小功之親若共祖是大功之親若共

稱是齊衰之親則皆教於公宮今直言  
總麻者舉最疏而言親者自可知也  
教以婦德婦

言婦容婦功

賈疏昏義文彼注云德貞順也  
言辭令也容婉婉也功絲麻也

宗室大

宗之家

賈疏繼別為宗謂別子之世適長子族人來  
宗事之者謂之宗者收族者也高祖之廟既

毀與君絕服則皆以大宗之家教之又小宗有四或  
繼稱或繼祖或繼曾祖或繼高祖此等至五代皆遷  
不就之教者  
小宗畀故也

賈氏公彥曰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

嫁之前教成之法 教氏繼公曰此據士族之貴者

言也祖女所自出之君也毀壞也傳曰壞廟之道易  
檐可也改塗可也禮國君五廟太祖之廟不毀其餘

先君若過高祖則毀其廟而遷之云未毀者以其猶  
在今君四親廟之中也其與君共太祖者若太祖去  
今君五世廟雖不毀其禮亦與既毀者同祖廟未毀  
而教于公宮統於祖也已毀而教于宗室統於宗也  
李氏心傳曰此言公族之爲士者也若祖廟已毀  
而教於宗室然則異姓者亦教於宗子之家與 張  
子曰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引  
而親之如家人然

餘論孔氏穎達曰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宗也

案教女雖在公宮宗室而凡納采至親迎之儀則女父自於其禰廟受之就所親也

右記筓女及教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鴈於楹間南面

賈疏如納采禮

還於阼



階上對賓以女名

賈疏此即西面對也

賈氏公彥曰經直云

問名如納采之禮納采禮中無主人西面對事故記之  
敖氏繼公曰問名之儀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自西階東面問名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受鴈于楹間還於阼階上西面賓亦還於西階上東面主人對賓受命乃俱降也

右記問名之儀

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

反命

奉芳  
勇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祭醴謂贊醴賓之時禮成於三始祭醴之初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爲兩祭是爲三也經直云降筵北面坐取脯不言左右手故記之先用右手取得脯乃用左手兼奉之以降授從者于西階下乃歸執以反命 敖氏繼公曰始扱壹祭又扱則再祭示隆殺也壹扱而可以再祭則柶葉如勺矣右取脯左奉之不游手也執以反命謂至于壻父之門外

乃受之以反命也此記在問名下納徵上則是但據  
納采問名之賓言耳蓋經文惟見此醴賓之禮故也  
若納吉納徵請期之賓其禮亦如之可知 鄭氏康  
成曰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於壻父

賈疏以下云凡使者歸反命言凡非一則知四者皆  
有反命也納采與問名同使親迎又無使故據四者  
而  
言

### 右記祭醴取脯之儀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

在南

攝之涉  
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西上中庭位併賈氏公彥曰授幣得如授鴈之禮至於庭實之皮無可相如故記之一手執兩足毛在內故云內文執皮者二人相隨而入至庭北面皆以西爲上敖氏繼公曰先儒讀攝爲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古之遺言與執皮攝之者中屈

其皮疊而執之也內文兼執足攝之之法也文獸毛之文也內文者事未至也左首爲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並設嫌亦並行也西上統於賓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參分庭深而所立之處當其三分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此設之位亦當在西方

存疑鄭氏康成曰隨入爲門中院狹

賈疏匠人職天子廟門容大高

七个注云大高半鼎高長三尺每高爲一个共二丈一尺此士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門中院狹執皮者又橫執之故二人相隨乃可以入不得並行也至中庭稍寬故得俱北面西上

案聘記凡庭實隨入左先彼人君之廟門非院狹而亦隨入者禮應爾也知此士禮隨入亦禮應爾非爲廟門狹小之故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見賢  
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

賈疏賓堂上致命時則庭中執皮者釋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幣時則主人之士於堂下受皮是其節也

自由也 賈氏公彥曰釋外足者據人北面以足向

上執之足遠身爲外釋之則文見也受皮者自東方  
出于執皮者之後至於左北面受之逆退者二人相  
隨自東而西令後者先向東行也 敖氏繼公曰釋  
外足見文所謂張皮也見文者事已至也皮以文爲  
美故當授受之節宜示之他時則否士謂主人之私  
臣非指有爵者也自東自門東而來也士之私臣其  
位在門東北面後與左皆據執皮者言也居客之左  
使其先執前乃執後也聘禮曰賓出當之坐攝之逆

退在東者先退由便也此記與聘禮互見當參攷  
存疑鄭氏康成曰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  
爲官長

案士喪禮注云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蓋此輩乃  
可以給勞役之事故士喪小斂大斂則舉尸奠則舉  
鼎賵則受馬皆士也其非有爵者明矣曾是中士下  
士而爲人共此役乎教氏以爲主人之私臣良是胥  
徒或可兼用老既爲主人之貴臣則臣不必貴者多



矣

右記執皮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

迎魚敬  
反後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

蓋母薦焉重昏禮也

賈疏舅姑共饗婦姑薦脯  
醴故知父醴女亦母薦

女奠

爵于薦東

賈疏冠禮醴子及此篇醴賓醴  
婦皆奠爵于薦東明亦然也

立于位而

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于房外示親  
授壻且當戒女也 教氏繼公曰特牲禮主人致爵

于主婦西面答拜此父醴女于房中位宜如之其儀  
畧與贊醴婦之禮同

案女將嫁而父醴之猶子將親迎而父醮之也昏姻  
者人道之始且將發戒命故先加禮敬焉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  
西階上不降

正義賈氏公彥曰母出房戶之西南面女出房西行  
故出于母左父在阼階上西面故因而戒之母戒諸

西階上者母初立房西女出房母行至西階上乃戒之也 敖氏繼公曰是時父立于阼階上女出于母左而就之東面受戒父乃正其衣或正其笄而戒之且女之衣笄固自正矣今復正之者欲其以此爲識耳女既就父則母東面乎西階上俟女至而戒之以女當降自西階也母不降送尊也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此禮至後世而變與 鄭氏康成曰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使不忘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士禮父母不降送桓三年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門則似得下堂者彼諸侯禮與此異以其大夫諸侯天子各有昏禮故不同也

餘論班氏固曰去不辭戒不諾者蓋耻之重去也

案女降自西階至入寢門亦升自西階從夫之義也去不辭者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父母在有歸寧之道不忍辭也戒不諾者父醮子命之迎子

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承之也婦人固重恥且未  
知其果能孝舅姑事夫子和室人與否與不敢諾也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持几者重慎之 賈氏公彥曰上  
經雖云婦乘以几不見從者二人持之故記之此几  
以將上車時而登也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  
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見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

右記醴女至升車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

下階間加勺

屬音注  
又音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注也玄酒泔水貴新

賈疏郊特牲云明水

泔齊貴新也又云凡泔新之也

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于

尊中

賈疏於外器中酌取此泔水三度注于玄酒尊中禮成於三故三注之也

敖氏繼

公曰玄酒清水也玄水色與酒並設故亦以酒名之

云酌則以勺也棄餘水者不欲人褻用之也徹冪加

勺兼指二尊而言

案酒則先實于尊而置之惟玄酒臨時方酌故記人明之棄餘水必于階間者若東西階則嫌洗者若贊者往來踐之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禮有玄酒泂水明水三者各逐事物生名玄酒據色而言泂水據新取爲號其實一也以上古無酒用水爲酒後代雖有酒用之配尊不忘本也明水者秋官司烜氏以陰鑿取明水於月郊特牲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配尊之

酒三酒加玄酒鬱鬯與五齊皆用明水配之相對玄  
 酒與明水別通言之明水亦名玄酒若天子諸侯祭  
 祀得鬱鬯與五齊三酒並用卿大夫士祭直用三酒  
 與玄酒無五齊與鬱鬯及明水若生人禮不忘本亦  
 得用也

右記玄酒之節

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

注今文  
橋為鎬

正義鄭氏康成曰被表也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



爲敬橋所以廢筭其制未聞 賈氏公彥曰經惟云  
筭不言表裏加飾之事故記之 敖氏繼公曰此文  
主於棗栗股脩者其實奠菜之筭亦如之舅既答拜  
而興宰乃徹筭節也

案橋先有設之者婦但以筭加之而已然則橋與筭  
皆不高也宰已見士冠禮

右記筭

婦席薦饌于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醴婦饗婦之席薦也 敖氏繼公  
曰亦如冠禮席在南籩豆在北也 賈氏公彥曰醴  
婦惟席與薦無俎饗婦并有俎俎則不饌于房從鼎  
升于俎入設于席前

饗婦姑薦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  
賈氏公彥曰經不言姑薦故記之

案據此推之則父醮子命之迎不言母薦亦母薦之

可知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

正義鄭氏康成曰洗在北堂所謂北洗

賈疏房與室相連爲之房

無北壁故得

北堂之名

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

賈疏

南北節也

東西直房戶與隅間

賈疏東西節也

賈氏公彥曰經

惟言北洗不言洗處及篚故記之房無北壁無戶是

以得設洗直室東隅 敖氏繼公曰室之東隅有二

云洗在北堂故無嫌於南篚盛爵解爲婦酢姑酬也

庭中設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此篚在洗東則水在洗西矣盥爲將洗爵以酢舅也無嫌於不洗故惟以盥見之此洗內洗也亦曰北洗記主爲婦禮發之故云婦洗

案房之戶朱子謂在房東西之中注謂洗直房戶與隅間則洗在房北檐下其南遙直房戶而稍西耳以房四分計之宜爲四分房一在西矣所以然者以更東則當側階也

婦酢舅更爵自薦

酢音  
昨

正義鄭氏康成曰更爵男女不相因也 賈氏公彥

曰饗婦舅獻姑薦今婦酢舅婦自薦之嫌別人薦故

記之 敖氏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婦

乃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更爵男子不承婦人爵也自薦者爲姑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

辟音  
避

正義教氏繼公曰此謂舅將獻婦之時也舅降謂降洗也婦辟于房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於堂上故宜辟也從降而辭洗升堂而拜洗丈夫於敵者之禮也婦人於丈夫則無之以是禮不可得而行故也 鄭

氏康成曰不敢與尊者爲禮

賈疏士冠鄉飲酒等主人與賓爲禮皆辭洗此

則不敢也

賈氏公彦曰此當在婦酢舅之上退之在下

者欲見酬酒洗時亦不辭故也

凡婦人相饗無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  
洗篚在上 賈氏公彥曰婦人有事不下堂言凡者  
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 敖氏繼  
公曰此謂姑饗婦人送者與舅沒而姑特饗婦者也  
故以凡言之

右記饗婦及婦人相饗之事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

助祭也 敖氏繼公曰婦入三月然後可以入廟故夫家必至是舉其常祭令婦得助祭而成婦之義也凡舅姑之存若沒其禮皆然 朱子曰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古人是自下做上

存疑賈氏公彥曰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者若舅在無姑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內則曰舅沒則姑老謂姑六十亦傳家事任長婦婦入三月廟見祭菜



之後亦得助夫祭也此亦謂適婦其庶婦無此事也  
案祭行者助祭也與奠菜有別助祭者歲時之常禮  
也舅姑存沒並同奠菜則見於禰廟而祭之所奠者  
乃菜也助祭必三月後者以婦道既成也助祭庶婦  
亦當與焉特牲禮之宗婦不專適也

右記祭行之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醮子  
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

也酒不酬酢曰醮

賈疏亦如庶子醮然

亦有脯醢

賈疏以饗婦及醮子皆有

脯醢知之

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

則同

賈疏適婦用醴於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於房外之西亦東面拜受醮者

亦北面拜送

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

賈疏謂不饋特豚

劉氏攷

曰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醮用酒庶子也於適婦醴之庶婦醮之此皆聖人分別適庶異其儀

存疑敖氏繼公曰是時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當如受適婦之見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間與

案使人醮之明不醴且舅姑不親也舅姑親之亦使  
贊者以其代舅姑也不親則第云使人而已庶婦之  
醮視適婦之醴爲殺其執贄以見于舅姑猶夫適也  
不饋則不饗可知矣

右記庶婦

總論教氏繼公曰此以上專記事以下專記辭不  
欲其相亂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

貺音  
況

正義鄭氏康成曰昏辭告擯者請事之辭吾子謂女父也貺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 賈氏公彥曰壻家舊已有辭女家見許故今得言貺室也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壻父名也某也使者名也 敖氏繼公曰云先人之禮言其先世行之已久

案行禮本之先祖示有所稟承也冠筮必於禰昏卜必於禰接賓必於禰婦教必就祖宗致辭必稱先人

皆重本之意

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蠢夫容反

注古文弗爲

不無能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 敖氏繼公曰蠢愚謂不敏也女之性既不敏已又弗能教之言其不足采也命謂納采致命曰敢納采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之辭若

然亦當有主人對辭如納徵致命主人對辭文不具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此不言對則是主人唯拜而已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 敖氏

繼公曰此亦使者告擯者請事之辭命謂已受其納  
采之禮也加諸卜謂指女名以問卜也氏謂女之伯  
仲也戴嬌爲仲氏亦其一耳問名而曰誰氏不敢褻

之敬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誰氏不必其主人之女 賈氏公  
彦曰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乃更問主人女爲誰氏者  
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也問名而云誰  
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之三月名

案問者名而云誰氏者措辭之體注云謙也義已明  
矣又云不必其主人之女而疏以收養外女爲說則  
非也又云婦人不以名行此在婦人無外事固然然

曲禮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婦諱不出門又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則婦人稱名蓋亦常事如左傳所載秦女簡璧宋芮司徒女棄因事著名若概不以名行外人安從知之今將加諸卜安得不正其名以告於神乎

總論賈氏公彥曰自此以下納吉納徵請期等皆有門外賓與擯者傳辭及升堂致命主人對文有不具義可知也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正義賈氏公彥曰謂納采問名使者將命來是已有命來擇即是且以備數而擇之也 敖氏繼公曰此擯者傳主人許之辭也命謂問女名也備數而擇之若曰不專采已女然謙也賓致命於堂宜亦曰敢請女爲誰氏主人則以女名對之

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

爲于僞反注  
今文於爲于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從者謙不敢斥也 敖氏繼公  
曰請醴賓也

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行 敖氏繼公曰此言己之事  
畢不敢復溷主人也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辭 敖氏繼公曰凡請與辭  
自再以後皆曰固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許已之命  
敖氏繼公曰此皆擯者傳賓主之辭即經所謂請  
醴賓賓禮辭許者也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正義鄭氏康成曰貺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

賈疏

以其云卜是壻父卜  
故知某是壻父名

對曰某之子不敎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與音預注古

文與爲豫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亦擯者傳賓主之辭也弗堪謂不能盡婦道也與如與聞之與與在謂已亦在吉中也取婦嫁女之家吉凶共之賓致命亦宜曰某敢納吉 鄭氏康成曰與猶兼也 賈氏公彥曰云我與在以其夫婦一體夫既得吉婦吉可知

案若卜不吉則第使人告之無所納矣經不見者主於正者言之也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

正義賈氏公彥曰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向擯者辭也致命曰某敢納徵是升堂致命辭也  
敖氏繼公曰納采之屬使者皆不言行禮之物此乃言儷皮束帛者以其盛於他禮故顯之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蓋因而遂記之耳其次則見於

納采

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典常也法也 敖氏繼公曰先典即彼所謂先人之禮也納徵於六禮為盛故曰重禮此亦擯者傳主人辭也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為服期

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

賈疏大功之喪服內不廢成禮若期親內則廢

故舉合廢者而言父昆弟則伯叔父及伯叔母也已昆弟則已之親兄弟子昆弟則已之適子庶子皆已齊衰期服之親故三族據三者之昆弟也今據父之昆弟期於子小功不得與子娶妻若於子期於父小功亦不得娶妻知今皆據壻之父而言若然已父昆弟於子為小功而言此三族已與子為服期者據大判而  
言耳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賈疏引雜記者見大功之末既

葬則可以嫁子娶妻經云三族不據之矣

賈氏公彥曰申重也謂前納

采以後每度重受主人之命也云三族不虞使請吉日者今將成昏須及吉時但吉凶不相干若值凶不

得行吉禮故及今吉時使某請吉日以成昏禮也  
存疑教氏繼公曰族有親者之稱三族謂從父從祖  
從曾祖之親也從父之親齊衰大功也從祖之親小  
功也從曾祖之親總麻也喪服不止於此但舉三者  
言之耳有凶服則廢嘉禮故欲及今之吉也或曰三  
族謂父母妻之族

案壻女若壻女之父四者一有期服俱輟昏禮記辭  
三族不虞舉壻家以見女家也期服逾年輟昏而女



父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男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子  
小功之末而非父之齊衰大功親或父之齊衰大功  
親而父不在者則可以取妻唯本自期服而降者則  
不可据雜記推之如此疏言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取  
妻舉大概耳古者有喪則廢祭雖總猶然而聖人制  
爲此法者蓋以男女兩族功總紛繁不稍通變則廢  
禮失時者必多不言總者三月而除統於小功之末  
也敖氏以期功總爲三族不如注止據期服而義已

賅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受命者申前事也

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曰某壻父名也

對曰某固唯命是聽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吉日之甲乙

賈疏謂以十日配十二辰若甲子乙

丑丙寅丁  
卯之類

敖氏繼公曰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辭也

其上則皆擯者所傳者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

正義鄭氏康成曰須待也 敖氏繼公曰此乃主人

堂上受命時語也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禮所執脯

賈疏上禮賓賓皆北面取脯降授從者故

知禮是所執脯也

敖氏繼公曰禮即女家所受納采問名

之類是也

主人曰聞命矣

正義敖氏繼公曰命謂使者之言也

右記五禮之辭

父醮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壻也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

於寢爾

賈疏知醮子不在廟者若在廟則應筵于戶西右凡布神位今不言在寢可知也

敖氏繼公曰醮之者重昏禮也亦母薦焉不醴者變

於遣女之禮

案醮子爲親迎之始事親迎之後必三月而後入廟則方娶未敢必其克承宗事也又此禮兼有父庶無禰廟者醮子於寢使得伸父之尊也先儒或疑醮子爲在廟者非也

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相息  
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 敖氏繼  
公曰父命之亦當在筵前北面之時

餘論呂氏大臨曰君子之祭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  
昏禮是也醮子曰承我宗事詩有采芣采蘋皆以承  
先祖共祭祀爲不失職

勛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勛許  
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勛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

其爲先妣之嗣

賈疏謂婦人入室  
使之代姑祭也

女之行則當有常

深戒之詩云太姒嗣徽音

賈疏大雅  
思齊篇

敖氏繼公曰

此言夫婦之間不可不敬然夫倡則婦隨故汝當勉

帥之以敬謂以身先之也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既又戒之使常敬也

案記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婦能敬且順則久而有恒矣姑在而云嗣先妣者以其昭穆當也

存疑荀氏況曰親迎之禮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 呂氏坤曰醮禮主人西向壻南向

案二說不同惟敖氏云父命之當在筵前北面之時畧如冠醴子之儀似有依據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正義敖氏繼公曰堪任也唯恐不任帥以敬之事蓋謙恭之辭子既對乃拜受解

右記父醮子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壻也命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

賈疏使某者是壻名

敖氏繼公曰壻家



告期而賓乃云吾子命之者不敢自專若受命於婦  
家然期自壻家出而婦家許之雖以爲婦家之命亦  
可也

案將者將其禮事承命者承授女之命嘉禮必稱父  
命見有所稟承也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注古文  
毋爲無

正義鄭氏康成曰夙早也夙起夜卧命舅姑之教命  
敖氏繼公曰此即正衣若笄之語也夙夜舉一日

之始終而言耳命謂舅姑與夫之命

存疑賈氏公彥曰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故父云命下文云事也注有姑字傳寫誤

案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無違命義注非誤也敖氏兼夫言尤全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衿其蔭反  
帨舒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帨佩巾 敖氏繼公曰此即戒諸西階上語也施衿結帨亦欲以此為識耳宮猶家也

謂凡宮中之事不可違尊者之命也婦人無外事故  
惟以此戒之

案爾雅釋器衿謂之裋注衣小帶也陳氏祥道云衿  
香纓帶也帶結之垂者爲襦詩云親結其襦是也悅  
見內則宮事即所謂成絲麻布帛之事職在共養饋食  
之間也

總論真氏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  
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醮子曰勉帥以敬父母之送

女曰勉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

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鞶步干反注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

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

女鞶絲

賈疏內則文

所以盛悅巾之屬爲謹敬

賈疏內則云歲管線

續施鞶表注云鞶表言施明爲歲管線續有之是鞶以盛悅巾之屬此物以共事舅姑故云謹敬

申

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皆託戒使

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 教  
氏繼公曰門內廟門內也庶母位在下故送及門內  
施鞶與施衿意同庶母賤不敢有所戒故惟舉尊者  
之言以重告之使敬從之也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  
言指此時而言也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指異日而言  
也言若欲夙夜無愆但當視衿與鞶耳蓋視此則或  
能識已之語而父母之戒固自不能忘而可以無愆  
也欲其識已之語云鞶足矣乃及於衿者不敢專以

已之所施者爲言亦敬也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姆教人者 教氏繼公曰言未教

蓋謙辭

右記親迎送女諸辭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子適長子也

賈疏大宗小宗皆  
是適妻所生長子

命之命使者

賈疏謂納  
采至請期

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

女是也

賈疏隱二年公羊傳裂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注爲養廉遠

恥也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又云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注婦人無外事但得稱諸父

兄師友以行耳此注之文似母親命者蓋畧言之其實但使子之父兄師友命之也躬猶親也

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

賈疏成八年公羊傳稱主

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何休注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

言宗子無父是

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

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

賈疏宗子有父雖主家事其昏

事則父命使者也

朱子曰言宗子無父則是有有父之宗

子如老而傳齊衰不及者其子雖代父主家至於遣使定昏則猶父命之無父然後母命之也 敖氏繼公曰宗子大宗子也親皆沒已自命之雖有諸父諸兄不稱之者宗子尊不統於族人也此見無父而母命使者之禮則是父沒而母存亦不可親迎矣

案宗子不統於旁尊親歿命使與諸侯大夫畧相似注故引春秋之事證之昏禮全篇皆為適長立文則大宗小宗兼之此節記宗子親沒者之變禮非專指



大宗也繼祖繼禰之小宗不稱諸父諸兄則同

支子則稱其宗

正義鄭氏康成曰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賈氏公彥曰命使者當稱宗子以命之大小宗皆  
然 敖氏繼公曰支子宗子之族人也此指其無父  
母與親兄者而言稱其宗子命使者宗子尊也言稱  
其宗則非宗子自命之矣下文弟稱其兄亦然

弟稱其兄

正義鄭氏康成曰弟宗子母弟

賈疏以上支子謂庶昆弟故知此宗子同

母弟也

敖氏繼公曰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

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尚親也

右記命使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

請覲

見賢遍反下並同

正義賈氏公彥曰自此至篇末論壻不親迎過三月及壻往見婦父母事也必待三月者亦如三月婦廟

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見外舅姑 鄭氏康成曰

女氏稱昏壻氏稱姻

賈疏爾雅釋親文

覲見也

敖氏繼公

曰不親迎謂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父命以迎是親迎者必受父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壻見見於婦之父母也親迎之時主人迎壻以入母立于房外壻奠鴈而降是亦見婦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壻須別見必俟三月者婦無舅姑者三月而廟見故此

壻之行禮於婦家亦以之爲節也下文云某之子未得濯概於祭祀然則此在廟見之後祭行之前乎昏姻者壻婦兩家相於之通稱覲者卑見尊之辭

通論陳氏祥道曰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入三月壻見之儀存焉

案齊俗不親迎詩人譏之或曰荒政多昏此亦庶民之分時宜省禮非所以處士大夫也或曰庶子不親迎然父命子迎用醮不分適庶則亦得備此禮矣惟敖氏指無父者及父歿母存者蓋爲得之以命使雖稱宗兄而醮子無父不行也若然則凡大宗小宗及支庶無父皆不親迎矣此節蓋專主宗子適子立言以下文云濯概於祭祀決之也宗子無父亦不親迎者以宗子雖尊醮命無所受均也雜記大功之末可

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已小功卒哭可以取妻或餘喪有不必備禮者亦得不親迎與

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概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濯文學反

概古代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

賈疏謂以

潔白之物造置於緇器中是汚白色猶賓至己門亦是屈辱

賈氏公彥曰前祭

之夕濯概祭器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未得祭祀故

未敢相見請就宮者使壻還就家欲往就見也 敖  
氏繼公曰言此明已所以未往見也外舅不必先見  
壻此蓋謙辭濯洗也概拭也濯概於祭祀謂祭祀則  
濯概祭器也此非主婦之事乃言某之子亦謙辭也  
其意以爲女未與祭則未成爲婦故云然言請吾子  
之就宮者不敢當壻之先見已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注今文  
無終賜

正義鄭氏康成曰非他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

言

對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以得本作  
得以舊監

本已改正今從之

注古文曰外昏姻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外亦彌親之辭 敖氏繼公

曰此所謂禮辭也得爲昏姻則異於賓客所以不敢  
固辭也先辭其見而後不辭其贄亦異於賓客以上  
賓主之辭皆擯者傳之

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贄再拜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

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

賈疏大夫士迎賓皆於大門外

壻見於寢

賈疏凡聘禮見賓客及士親迎皆於廟聘禮敬賓客故在廟親迎在廟者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此壻見外

舅姑非賓客非親迎在適寢也

奠贄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

賈疏士執雉是其常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出門左西面則近

於門矣此異於見賓客之位蓋親之也壻入門亦入門左也壻於主人長幼不敵如降等者然故奠贄而不授恐主人先拜故不敢入庭深也東面奠贄象其

東面訝授也此賓主服立端

案入門東面者賓主之正奠贄不授者見尊之儀贄唯昏禮下達用鴈昏既成則贄各從其本此士執雉若大夫則仍執鴈卿則當執羔也

擯者以贄出請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欲使以賓客禮見 敖氏繼公曰受謂主人欲親受之也

壻禮辭許受贄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已見女父 賈氏公彥曰以其

相見訖擬出更與主婦相見也 敖氏繼公曰壻東

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贄入立于寢門外之右東面

鄉主人主人拜于位進訝受于門中壻復位東面拜

送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婦主人之妻也見主婦者兄弟

之道宜相親也

賈疏爾雅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故知主婦於壻者兄弟之道也

闔扉

者婦人無外事

賈疏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是無外事也

扉左扉

賈

士喪禮卜葬闔東扉主婦

敖氏繼公曰扉門扇也

立於其內東扉即左扉也

雙言之謂之門單言之則謂之扉闔東扉立于其內示內外之限也不言西面可知擯者出請入告主婦乃位于此然後壻入必出乃入者禮更端不敢由便也主婦此時亦纔笄宵衣

案壻見主婦不用贄者統於主人且別於婦之見舅姑也喪服傳云小功以下爲兄弟謂本宗也則妻之

父母固當以兄弟之道視之矣

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拜主婦又拜壻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

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與也

賈疏主人與壻揖讓而入寢門升堂醴壻

無幣

異於賓客

賈疏士冠禮醴賓昏禮饗送者皆有幣

敖氏繼公曰於壻

之出主人送于門外因請醴之壻亦禮辭許主人乃與之揖而入也入寢門則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記大

畧言之耳醴之謝其辱也一獻親之也主婦薦示夫  
婦共此禮也奠酬壻奠主婦酬解於薦東也必云無  
幣者嫌其如士冠醴賓一獻之爲也士之飲賓不必  
有幣其或有幣有爲爲之耳此禮畧如舅姑饗婦之  
禮而無俎其他異者以意求之

壻出主人送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壻奠酬即出送謂送于外門外  
案主人拜壻不答拜凡送賓之禮皆然也

右記不親迎壻見父母之儀

欽定儀禮義疏卷四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左德麟